

# 柔软的棉线

## 作者：陶宗令 (下)

静静的、悄悄的，时辰在一点一滴地后退，步子在一蹶一跚地前行。又拐了个弯，后生俩终于长嘘了一口气。

殊不知，嘘了一口气还有一个人，那便是闵里尹。其实，后生俩的一举一动都被闵里尹看在眼里。彼时，当他看到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临阵逃脱，心里不由得又“咯噔”了一记。作为这个区段的监工，他明白如果让这两个后生逃脱得逞，自己将面临怎么样的后果。但良知又在跟自己格斗：这洪汤浩荡，不可阻挡。更非饥肠辘辘的乡亲们能够凭一臂之力扭转乾坤。加上这河套地带的河段从未曾疏通，年丰年歉、全靠天定。何况，眼下每天都在死人，并非死于洪灾，而是死于饥饿和疾病。而初来乍到的县令只重权势政勤，不顾庶民安康。倘若任此下去，这两个后生说不准也得饿死病死。而与其看其夭折，还不如睁眼闭眼、听由悉便！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后生俩好不容易逃离了抗洪现场，却在自家门口被一个瘸脚巡夫察觉并禀报县衙。

余县令闻讯后大怒——又是出在闵里尹管辖的区段，这岂不是藐视老夫的权威

么？！于是当即下令将王、凌两犯投入大牢。闵里尹则按失职渎责论处，先革职为役，一俟抗洪结束再行追查。

为了藉此彰显一县之首的威势，检验属下的忠诚度。余县令又命佐贰传令次日再次召集朝会，各级官吏不得缺席。

如果说第一次朝会的目的是模糊的、试探性的。那么，第二次朝会则主题鲜明、泾渭分明。于是，在次日的朝会上，氛围更加肃穆，余县令的指示也更加言简意赅：草不割不齐、民不驯不顺。为了防范再次发生刀坊一牌区似的力役逃脱案例，巩固抗洪逆险的佳绩，县衙责令各抗洪现场一律拉警线为界，对抗令越界者可施于任何强制措施并允许追责连坐……

朝会结束时，胥吏又当众宣布那个瘸脚巡夫被任命为刀坊乡的新里尹。

却说阴晴有序、张弛相替，再长的雨期也会有停止的日子。就在第二次朝会召开的当天，雨总算逐渐小了下来，水位也有了下降的趋势。但各级官吏心里都明白，雨虽说小了，但县衙刚刚下达的指令不能嘎然中止。因为这个指令代表的是县令的意志，谁要是动

摇它，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前程！于是，各抗洪一线都不遗余力地把拉警界线当作重中之重的重要务来抓，这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表忠心行动呀！

同治年间是没有统一的商品性警戒带的，所以各处警界线的材质和色彩都不尽相同。如草绳的、麻索的、布条的、藤蔓的；素色的、土黄的、靛蓝的、淡红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反正只要有绳索类的东西往抗洪现场一挂，就达到了目的。而瘸脚里尹则在这个方面捡了个“先天性”的便宜。原来他的婆娘也是瘸脚，平日里就以纺纱织线为业。所以他从自家拿了一卷棉线到抗洪现场往树枝或木桩上一搭，就大功告成了。

洪水越来越小了，日头越来越热毒了。因为县衙还没有下达终止抗洪的号令，所有的力役不但不能松口气，反而被热毒的日头舔刮的更加衰弱不堪，尤其是在刀坊区段，由于新上任的瘸脚里尹对力役的监管格外苛刻严厉，不到两天，就有十一个乡亲或饿毙于抗洪现场，或猝死于返家途中，或病亡在自家床榻。

而四牌组的一个寡妇死得更是冤枉。

她在挑泥的时候不小心让簸箕把搭在木墩上的棉线给挂断了，瘸脚里尹见状后单腿一蹶就冲到她的跟前：“大胆刁民，竟敢蓄意掐断警线，违抗县衙指令”边骂边恶狠狠地揪住她的胳膊“给你爹老老实实地系上”。

“小民不是故意的，这棉线又细又不显”。寡妇瘦小的胳膊被揪得发疼，嗫嚅低声地回了一句。

“是呀，这棉线也太细太不显眼了！”人群里不知是谁又附和了一声。

瘸脚里尹见自己被寡妇和旁人当众顶撞，顿时火冒三丈，狠狠地朝寡妇扇了一个耳光“抗令谋反，知错不改。老子倒要看看究竟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巴掌硬！”

寡妇被打得眼冒金星，泪水禁不住涔涔滚落下来。少顷，她嘴一抿，顺着堤坡就栽入了涛涛洪流之中。

或许是寡妇的投河触动了瘸脚里尹残余的良知，或许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于力役的管控力度。第二天出工时，瘸脚里尹带来了一些深红色的小布条，也带来了一副更加铁青的脸色。他把那些布条间隔一定距离地系在棉线上，使得那根透迤起伏、

柔软绵长的警界线在似火的骄阳和他铁青的脸色的衬托下显得分外的扎眼。

人们的恐惧心理越发加剧了，甚至只要走到那根警界线的旁边就有一种惊恐发疹的感觉。一天、两天、三天，洪水一天天退下去了，县衙的抗洪令却还没有终止。再后来，包括原先的闵里尹在内的力役死亡过半，黄河故道有不少地方露出了河床，县衙才终于张贴出了由于县令运筹有方，最终取得抗洪逆险之完胜的布告。

从那以后，幸存下来的乡民一拨一拨地含泪远行、客走他乡。刀坊也逐渐人稀垣残，衰败殆尽了。

(完)

**笔者简介：陶宗令，五官科退休医师，1990年毕业于江西大学作家班，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先后在国内及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泰国、葡萄牙、澳大利亚、台澳等地的华文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40余万字。长篇报告文学《长河丰碑》1995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合作）获第三届“谷雨文学奖”。小说集《纸花》2014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亦获得过第一届《杂文选刊》优秀奖。定居上海**